

無情說法

黃士益

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？

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示人？

這首禪詩是蘇東坡所作，其題目為「偈」又作「贈東林總長老」，所謂「偈」，乃泛指佛教文學的詩歌，無韻，義譯為頌，每偈通常以四句為一首。

一般禪詩的創作都屬禪師「開悟」的體會，禪師的修持皆以「直指人心」、「明心見性」為宗旨，於生活日用之中相互契合，因此禪詩亦可說是生活日用的「禪機」，有著日用生活的啟示與覺悟。除了禪師的「僧人禪詩」之外，於中國的古詩集中，經常可以見到許多描寫山水風景，及身處風景中的文人雅士的禪詩。這些「文人禪詩」的作者，大都是對佛教頗有參學體會的佛教居士，在禪風的影響之下，寫出獨具性靈、生動且優美的詩句，字裡行間，充滿了禪宗的般若理趣。其意含，皆具迥異於世俗詩歌的清淨空靈意境。有很多的禪詩，雖然沒有通篇明顯地談論佛理，然而，作者把他自己的禪修體悟用景物描寫的方式生動地表現了出來，使得全詩充滿禪趣和禪機，可謂不著一字，而盡得風流。

大文豪蘇軾（一〇三六年至一一〇一年）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自號「東坡居士」，北宋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縣）人。生於北宋中期，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死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，享年六十六歲。東坡與父洵、弟轍均列名為唐宋古文八大家，是稱「三蘇」，其詩、詞、文、書、畫均為當時之冠，為我國不世出之文藝天才。著有「東坡集」、「後集」、「續集」。

東坡平時喜歡參禪打坐，與吳越高僧友善往來，在《五燈會元》之中將他列為東林常聰照覺禪師法嗣。其詩《觀潮》云：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及至到來無一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廬山煙雨瀾漫，變化多端，其面目無有一時相同者，可謂為奇觀。其煙雨景色和波瀾壯闊、巨浪滔天的浙江潮，自古蔚為名聞天下的遊山與觀潮之絕勝景觀。古今有多少文人墨客與愛好山水之人為之傾倒和讚嘆，莫不寄望自己有朝一日能登臨此處，以慰平生。盼望多時，一旦美夢成真，如願以償得以登山臨水，然而到達之後，卻發現：不過爾爾！一切並無奇特之處，依然是廬山煙雨和浙江浪潮。

此詩前二句即是比喻未開悟之前，內心因受外物牽絆，所以割捨不下心中的千念萬慮，妄生愛憎取捨等迷妄，而無法明心見性。後二句則比喻經過禪修之後，見到了自心的本來面目，於是明白了本地風光，也誠然不過法爾如是，一切外在的事物，其實都是自心的顯現而已，眾生本具的佛性於悟前和悟後，並沒有任何的改變，依然是「廬山煙雨浙江潮」。誠如高僧青原惟信禪師云：「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及至後來，親見知識，有個入處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。而今得個休歇處，依前見山只是山，見水只是水。」東坡居士的這首詩與此語意趣相同。

本詩東坡自序：「甲子年，余由黃州赴廬山，至東林寺，拜訪常聰，討論『無情說法』之事。翌日，有所省悟，作偈寄呈之。」原來這是東坡和他的方外之交常聰禪師於夜晚在東林寺暢談所謂的「無情說法」，參禪至子夜之後，忽然聽見山澗清流潺潺作響，推窗遠望遍山紅葉，突然間內心有所感悟，原來萬籟似為釋尊之梵音，清澈和雅，遠近可聞，而作的一首詩偈。於詩中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「無情說法」，究竟是什麼？我們不是常說「有情眾生」嗎，有情指的就是「有情識的生物」，即一切有感情、意識之生命，如人與畜生等；「無情」則指「無情識的物」，如山河大地、草

木、瓦石等。有情識的眾生——尤其是人——當然能夠聽法論法，相較於那些沒有情識的草木瓦石也能聽法論法嗎？

從前有一位學僧向南陽慧忠國師請教什麼是「古佛心」，慧忠回答他牆壁瓦礫就是古佛心。學僧內心非常納悶，於是再問牆壁瓦礫是無情無識的東西，它們也能談說佛法嗎？慧忠肯定的回答「不但能，而且說法不斷！」此公案，連當時稟賦異人的曹洞宗的祖師洞山良价禪師也無法參透，他四處求教高僧，最後找到雲巖禪師，直問「無情說法有什麼人聽得？」雲巖回答：「無情能聽得！」良价便問雲巖是否聽得見無情說法。雲巖表示自己也無法聽見，否則豈不早證法身了。雲巖出其不意，突然豎起拂塵大聲問良价：「你聽見了嗎？」良价還是沒反應。雲巖嘆息道：「連我說法你都聽不見，那無情說法就更聽不到了！」良价不死心！再追問無情說法有何根據，雲巖告訴他《阿彌陀經》上說水鳥樹林晝夜六時都能念佛念法念僧，那就是無情說法了！洞山良价一聽，頓時省悟，當下口頌一偈：

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無情說法不思議；
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處聞時方得知。

良价在開悟的剎那間，體悟到原來宇宙萬物皆具

佛性，無情無識的山河大地、草木瓦石也都具有佛性，佛性並不是只有有情眾生特有的，只因分別心的關係，自以為有情勝於無情，這當然根本無法想像無情也能說法，更不用說能聽見它們在演說法音了！良价終於明白必須要張開心眼，用心眼去「聆聽」，才能心領神會大地山河、草木瓦石無時無刻不在演說佛法、不在體現佛性。良价禪師修行參禪那麼多年之後，才領悟到「無情說法」的力量，也難怪他要說：「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無情說法不思議」的偈語了。無情可以說法，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啊！其實，無情說法，全在我們的「方寸」之間，這就是佛陀所言的「萬法唯心造」啊！

無情說法的例子在佛經裡面提到相當的多，例如佛經云：「心如工畫師，能著各種色。」所以修身必須先從調心下手，只要能隨時注意且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心，就能感受到無情說法的力量。彌陀經亦云：「水鳥樹林，皆演法音。」這些都是無情說法最有力的證明。然而儘管無情不斷地為我們說法，但如果我們不能拋棄分別心，用心去聆聽、體悟，那麼無情說法，將永遠也無法體會。有情眾生與無情的萬物，由於皆具佛性，能聽法也能說法，其主要目的是在於去除人的分別心並使其能領悟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。有情眾生從「無情」物中也能領悟到佛法，東坡這首「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

豈非清淨身。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示人？」的禪悟詩中所表達的，亦可說就是在這種領悟之下的「法喜」。

東坡居士在贈給自己的傳法師父東林總長老的禪悟詩云：「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。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示人？」這當中東坡究竟悟到什麼了？他說：「溪聲便是廣長舌」，參禪至子夜之後，忽然聽見谿澗中潺潺的清溪流水聲，驚覺這似乎已不似昔日熟悉的水聲，它彷彿是佛菩薩在演說妙法的聲音，佛菩薩施展祂無邊的法力，透過那令人難以想像的相好莊嚴的廣長舌在宣說美妙的佛法，滔滔不絕的溪聲，彷彿佛菩薩亙古以來便已在此說法，不曾停歇。面對這充滿禪意的清淨美妙的景象，東坡不由得澄懷淨慮，整個身心都融入這無言的禪悅之中。

「山色豈非清淨身？」即是說眼前的青山綠樹、山谷縹緲的雲煙以及大自然的萬種景色，也彷彿都是佛陀清淨法身的顯現。佛為方便教化眾生，常會應眾生之根機而變化顯現其身，為其說法，此即稱之為「現身說法」。就萬法自體無言的說法，亦可稱之為現身說法，也就是說萬物的本體，自能陳說無限的真理。在佛經典籍之中，亦有非常多皆是在描述宇宙大自然的景色，字裡行間以文字去闡述宇宙圓融無礙，互遍互容的真如法

界。當修行者轉迷成覺之時，諸般萬物同歸一性。盡虛空，遍法界，一切法相都是佛性的示現，更是充滿法喜的禮讚。因此青山、綠樹，翠竹，溪流，清泉，花開花落，在清靜的禪者看來，世間萬物都是自心本性的顯現，無不充滿著慧光、靈性，生命的律動也都是那麼的安詳、自然、和諧，緣起緣滅，法爾如是。

經過一夜的參禪，如今東坡已獲益匪淺，智慧精進，他耳中所聞之潺潺溪聲與佛菩薩親臨開示佛法相彷彿，而眼前所見的青山翠谷也和佛陀莊嚴清淨的法相一般無二。真如實相，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，在一個了悟自心本性的禪者看來，青青翠竹，皆是法身，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。

末兩句「夜來四萬八千偈，他日如何舉示人？」是言在這撲朔迷離的夜色之中的溪光山影，於覺者的心目中，皆是在唱頌著佛陀的八萬四千美妙的教法，自己有幸能於一夜之間，茅塞頓開，如獲至寶，這些教法是那麼的博大精深，只能意會而難以言傳，真不知道今後如何向人用言語來闡明。

有關這些描述清新優美風景的禪詩，它所呈現給世人的，是一種春花爛漫的山林、秋意濃郁的月夜、雲霧縹緲的峰壑、晶瑩清澈的溪澗、生機盎然的大自然中的古寺以及安詳恬靜的禪者。這一切對終日奔波忙碌、

身心疲憊的現代人來說，無疑是一帖可以讓心性得以休息、寧靜的良藥。

以寧靜之心，與遠山對望，往往有物我相忘的出塵之想。獨坐山頂的坐禪石上，遊目四顧滿山遍野的紅葉，心凝形釋，心胸豁達，幾與萬物冥合，人生再也沒有比這更美好的一刻了。

贈書啓事

駐錫菲國隱秀寺自立長老秉持弘法是家務的悲願，長期於該寺太虛講堂演說妙法，也經常應邀至海外傳戒弘法，同時精進寫作，投稿報刊，以文字般若度化衆生無數。

隱秀寺信衆為利益四衆，發心結集長老講稿，助印出版，法雨普被。多本大作出版後，受到縑素熱烈回響，早已索取一空，在衆人引領翹望下，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講記》、《學佛與念佛》、《生死自如》於本月（十二月）再版，各提供一百本與本刊讀者結緣。

若欲索取此三本佛書，只需寄來回郵信封（請書明收件人、地址與書名），貼足三十五元郵票，寄至本刊編輯部即可獲贈一本。

海潮音編輯部 啓